

(美) 基特·加兰德 著

左 涛 译

她从来没有料到，
自己在他野性的充
满魅力的怀抱中萌
发了炽烈的激情。

与陌生人共舞

BLUE WHALE
蓝鲸鱼丛书



家 · 藏 · 版
美国最新流行情爱小说

作家出版社



与陌生人 共舞

(京权)图字:01-96-148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陌生人共舞/(美)加兰德(Garland, K.)著;左涛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10

ISBN 7-5063-1252-2

I. 与… II. ①加…②左…③康…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473 号

与陌生人共舞

作者:(美)基特·加兰德

译者:左涛

责任编辑:刘英武

装帧设计:刘旭红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70 千

印张:12.5

插页:2

印数:001—10100

版次: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52-2/I·1240

定价:18.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如果，我们不仅教人们写字读书，
还教他们学会翩翩起舞，
那么，生活将变得更加趣味无穷，
更加灿烂夺目。

——安娜·帕夫洛娃

序

巴黎

一八三四年一月

被称为里奇尔街四号的那座房屋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一样，蜷缩着倚靠在狭窄的小巷边。清晨，整个城市还没有完全醒来，年轻的姬丝莲·尼斯贝特在昏暗的晨光里悄悄走进这座房屋的大门，它那冷若冰霜的模样，没有对她表露出丝毫的暖意和欢迎。她的呼吸在冷空气里变成了白雾。一丝寒意钻进她的腹中，与她父亲煮的那一杯热咖啡混合在一起。早在二十分钟以前，她的双脚就冻麻了。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来，刺痛了她的肌肤，她用一只手牢牢抓住头巾，另一只手则把一双破旧的

皮舞鞋紧紧抱在怀里。

不过，当她小心地推门走进去时，脚步还是非常轻快。她咽下她经常挂在嘴边的愉快的问候，用仍然不听使唤的手指解开头巾，脱去平纹细布外衣，露出领口开得很低的舞蹈服。她的双臂裸露着，紧身胸衣紧绷绷地勾勒出她的腰肢和肋骨。那条破旧的条纹细布短裙刚刚齐到她的膝盖。这时，她的大腿仍然非常文雅地藏在花布扎口短裤里，好像国家机密一样，不得随意透露。她把脚塞进舞鞋，然后尽快地跑过去，站在舞蹈教师的面前。

她甚至猜不出他的年龄，尽管他由于躯体柔软灵活，显得非常年轻。人们传说，他只在耄耋之年的双亲面前表演自己的舞技，从来不愿收徒传艺，尤其是在这种私人舞蹈课上。他头戴一顶灰白的假发套，长长的卷发在他的肩部打滚。他的西装是浅蓝色缎纹面料的，上面缀着他买得起的皱褶花边。他的黄色裤子紧得不能再紧。穿着长统丝袜的小腿逐渐变细，下面是光洁的脚踝和露得油光可鉴、镶有镀金搭扣的鞋子。戴着白手套的枯瘦的手指弯曲着，握住手杖的象牙雕成的把柄。他仿佛是从上一个世纪保存下来的人物。据他自己断言，也许别人也这么认为，他是全巴黎数一数二的舞蹈教师，这不包括大名鼎鼎的巴黎歌剧院聘请的舞蹈教师，因为那是不容置疑的世界芭蕾舞中心。姬丝莲感到能在他手下学舞，实在是得天独厚，所以也就隐忍着年迈的舞蹈教师每日对她的责骂。

很长时间以来，她放任自己沉醉于梦幻。确实，姬丝莲在她十三年的生涯中，无时无刻不认为她生来就是要作为巴黎歌剧院的正式演员，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是每个芭蕾舞女演员——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所共同拥有的理想。为了使这一梦想成真，姬丝莲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她很久以来一直

为她拥有这份信心而感到某种满足。

“跨近一步，姬丝莲小姐。”舞蹈教师命令道。

姬丝莲顺从地做了，她双肩向后紧缩，下巴高高抬起，两脚紧紧并拢。她把目光凝聚在他头顶上方的一道墙缝上，强迫自己把想入非非的念头从脑子里赶跑。

手杖伸了过来，戳了戳姬丝莲的肋骨。“你实在太瘦了，姬丝莲小姐。胳膊像两根柴禾棒，肩骨像刀片一样耸立在后背上。”舞蹈教师侧过脑袋，噘起抹着口红的嘴唇。“不过这是什么？”手杖向上一滑，停在她的两个乳房中间，那是她柔软的肌肤和粗糙的平纹布相贴的地方。“胸部丰满。很好，很好。仿佛是突然鼓起来的。小姐，丰满的胸脯在舞蹈演员中可是希罕之物。让我们每夜祈祷，保佑它们不要再变大了。”

姬丝莲用僵硬的嘴唇唯唯称是。

“到盒子那儿去！”舞蹈教师的手杖敲击着地板。“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你也在变老，姬丝莲小姐，舞艺却没有一点长进。唉，你们舞蹈演员的生命就像玫瑰一样，而玫瑰是很快就要凋谢的。”

姬丝莲带着多年的严格训练磨练出来的毅力，把双脚固定在有凹槽的木头盒子里。脚跟贴着脚跟，两个膝盖朝外，她的脚渐渐习惯保持一条笔直的横线。每天早晨需要三十分钟做这种练习，以使她的臀部和大腿获得理想的灵活度。

“这就是舞蹈艺术中令人愉快的组成部分，姬丝莲小姐。必须永远忍受，不断更新。一星期的松懈必须用两个月的加倍训练去偿还。人们在夜场演出中看到的轻快旋转和敏捷跳跃，是花了代价才换来的。真遗憾，目前看来，你似乎根本付不出那笔代价。”

姬丝莲紧闭双眼，她的膝盖在关节臼里扭转，脚趾上的水

泡被撕裂了。

“你瞧你这张脸！没有面部表情，我怎么训练你成为舞蹈演员！多少挤出点笑容来吧。为了你的艺术，光流汗是不够的，还要流血。膝盖！它们像老马的腿一样直打弯儿。亲爱的，不要这样愁眉苦脸。在艺术里，要明显克服一个困难是令人难受的。唉，我拿你怎么办呢？啊，弗朗索瓦斯……”

姬丝莲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这时，训练房的门被撞开，弗朗索瓦斯手里拿着提琴匣走了进来。

手杖又落到地板上。“拉一支曲子吧，弗朗索瓦斯，把我带到维也纳去，只要能不再看见这个胳膊像蜡烛台的瘦丫头，带我去哪儿都行。想想吧，我们过去还以为她能成为一个舞蹈家。也许你能告诉我，我该拿她怎么办。巴黎歌剧院是永远不会要她的。”

姬丝莲把下巴高高扬起，指挥自己曲起手臂，不让肘部难看地偏离身体。

傍晚，别的学生都已经离开很久了，姬丝莲还在里奇尔街四号的训练房里，这是她感到最惬意的时候。舞蹈教师终于从椅子上抬起屁股，以优美的舞姿在地板上滑过，飘然走出房门，融进外面寒冷的暮色中，只留下姬丝莲一个人在训练房里。她面对扶杆站着，一条腿从侧面伸起来搭在扶杆上，那角度简直惨不忍睹。她把头巾搭在肩头，抵挡黄昏时渐渐袭来的寒意，一边啃着一块僵硬的面包，一边有节奏地弹压那条伸展的腿，检验她的柔韧性有多大极限。

突然，训练房的大门被人撞开，“砰”地弹在对面墙上。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跌跌撞撞地穿过大门，那副慌里慌张的模样，就好像他的燕尾服下摆着了火似的。他看见了姬丝莲，脸

上露出不悦之色，随后转眼环顾训练房，仿佛在寻找别的什么人。他停住脚步，用研究的目光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摇了摇头。“太瘦了。”他说。

姬丝莲对他的苛刻评价无动于衷，继续进行她的伸腿练习。突然，五个肥厚的手指钳住她的胳膊，把她朝门外拖去。

她拚命站稳脚跟。“先生！——”

“你一定要去。”那家伙嘟嘟囔囔地说着，只顾把她往外拉，“诺维尔说上这儿来，我就来了。”

姬丝莲的两个膝盖撞在一起。“诺维尔？”她喘着气问道，这时那个抓捕她的人把她拖到街上，朝一辆等在那里的邮政马车走去。

他很不耐烦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手臂一弯，把她送进马车。“诺维尔。查尔斯·诺维尔。你知道他，是吗？全巴黎的人都知道他。”

姬丝莲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时那个高大结实的男人也爬上了马车。“他是……他是巴黎歌剧院的导演。”她冲着坐在对面的粗野的大汉眨了眨眼睛。“可是您——”

“我是奥古斯特。歌剧院的舞台监督。”马车向前疾驰着，奥古斯特咕咕哝哝地说道。“诺维尔一有紧急情况就来找我。今天晚上我们就遇到了紧急情况。总是免不了出现紧急情况。舞蹈演员突然病倒，三个小时之后演出就要开始。所以他派我来找一个演员。‘找一个漂亮姑娘，’他说。‘替我在里奇尔街四号找一个漂亮姑娘。’结果我只找到了你。”奥古斯特鼻子里又哼了一声，斜着眼睛，用残酷的目光打量她。“瘦得一把骨头。不过你在舞台上，谁能看得见呢？只有诺维尔。你不过是短短的一页。很快就被翻过去。明天就会被人遗忘，重新回到里奇尔街来。”

姬丝莲用颤抖的手指抓住围在脖子上的头巾。“您要带我去……去歌剧院？带我去见查尔斯·诺维尔？”

奥古斯特做了个鬼脸，埋头端详自己泛黄的指甲。“女芭蕾舞演员……都是傻瓜。”

姬丝莲咬住嘴唇，凝视着窗外飞快掠过的街景。今晚，她就要在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上演出了。机遇，再加上一点儿运气，使她能够在那里登台。多年的艰苦训练和坚定决心，将使她能够在那里留住。

她的胸口涌起一股兴奋的热流，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奥古斯特错了。经过今晚的演出，她再也不会回到里奇尔街了。她对此充满信心。她的梦想，她多年来全部的希望，她甘愿为之献身的一切，都将变成现实。

第一章

巴黎

一八四〇年六月

巴黎的露天咖啡馆都大同小异，尤其是在这个街段，居民大多为艺术家，他们唯一热衷的事情就是一觉睡到中午，然后吃饭，谈情说爱。但是最近一年多来，每个星期五上午十一点整，卢西安·萨克斯准时光临街角的这家咖啡馆。每次，他都坐在同一顶红白条纹相间的凉篷下，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要一份加奶的咖啡和馅饼，然后靠浏览一大堆巴黎报纸打发时间。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风雨无阻。

今天，阳光烤炙着他的后颈。过了三十分钟，他松开了领带。过了一小时，他脱去了黑色的外套。他把双腿在小桌子底下伸直，让身体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些，那椅子显然不适合他魁梧的身材。他在浏览《新闻界》。很快，他的嘴唇噘起，露出厌恶的表情。第一版上整整三大栏的篇幅，又全部让给了那个浮词丽句专家西奥菲尔·马丁尼——夸夸其谈的舞蹈评论家。首先照例是几段堆砌着华丽词藻的空话，然后是洋洋洒洒的一

大篇赞美之辞——不过这次说的是一位无名之辈，这倒值得注意。为了这个原因，他用审阅外交简报时的那种训练有素的娴熟和沉着，一目十行地看了起来。

“她的大腿线条迷人，堪与猎神狄安娜媲美……头部轮廓贞洁而高贵，下面是绸缎一般光滑的肩膀，任何脂粉都不会造就这种天然的光泽……她的眼睛调皮活泼、妩媚妖娆……她的红唇曲线动人……丝绸一般的栗色秀发造型典雅，既适合装饰女神的金色光环，又适合佩戴贵妇人的鲜花头饰……她窈窕的身材如弱柳扶风……她的旋转多么优美！她的屈身多么雅致！多么富有激情！多么富有韵味！她扇动着令人销魂的双臂，身体向后弯曲，白嫩的肩膀几乎擦着了地面！多么令人神往的一刻！年轻的独舞演员姬丝莲·尼斯贝特舞艺精湛，是巴黎人从未领略的……也许，朱利娅·卡斯坦可以像林中仙女一样跳跃，但姬丝莲·尼斯贝特的舞技是和美惠三女神一脉相承的啊……真难以想象，仅仅六年以前，在里奇尔街挨冻受饿的姬丝莲·尼斯贝特才被查尔斯·诺维尔慧眼相中……”

卢西安把报纸推向一边，毫无食欲地一口喝干加奶的咖啡。他面部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修长的手指环绕着精致的瓷咖啡杯。他注视着忙碌喧闹的街道。这么说，昨天晚上在巴黎歌剧院，反复无常的巴黎观众又接受了一个新的宠儿。不用说，在方圆两公里以内的每间闺房和餐厅里，人们都会议论这个话题。卢西安想到，如果大家知道国王路易·菲力普将在几小时内遭到暗杀，不知那些舌头是否还会不知疲倦地鼓噪不休，西奥菲尔·马丁尼的生花妙笔是否还会恬不知耻地摇个不停。不过，既然人们对国王普遍没有好感，也许那些闺房和餐厅正是诞生若干谋杀计划的温床呢。

卢西安对面的椅子被人从桌子底下拖出去，紧接着又滑回

桌子底下。卢西安的目光仍然凝望着街道，他紧盯着——一把跳动的粉红色阳伞和伞下那楚楚动人的倩影。

“你又迟到了。”卢西安毫无表情地说。阳伞转过一个街角，消失了。他把目光收回来，经过一番搜寻，落在一个年轻得出奇、又丰满得出奇的俏妞儿身上，她目不斜视地悠然走过咖啡馆。“你有什么消息可以汇报？”

“秘密计划被无限延期了。”

卢西安的拳头落在桌子上，双唇间“呼呼”吐出粗气，那俏妞儿立刻被忘到脑后。“无限延期，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猛虎’没有在预定时间到达？”

那个男人——一个年轻的法国人，胡子邋遢，需要好好刮刮脸、剃剃汗毛——摇了摇头发乌黑的脑袋，把两只结满硬茧的手交叉放在桌上。“‘猛虎’一直没有来。您能肯定您没有误解他的话？”

卢西安若有所思地蹙起眉头，使得那个年轻人赶紧把渐渐泛红的面颊转向一边。“我绝对了解他。瓦莱特侯爵的日程安排特别缺乏想象力。每星期三个晚上去歌剧院，然后回家睡觉。昨天晚上是三个月来第一次违反惯例。皮埃尔，你不是告诉我说，‘猛虎’手下的雇佣兵计划在昨天午夜集合，就像三个月前的那个夜里一样，协商他们刺杀国王的最新方案吗？”

皮埃尔点了点头。“萨克斯先生——”

“见鬼，请称我卢西安。我不是法国人。”

“你的法语天衣无缝。”

卢西安皱着眉头，朝经过的侍者做了个手势。他的法语当然天衣无缝。维多利亚女王对她的特使——尤其是那些执行秘密外交使命的外交官——的要求绝对严格。确实，如果一个人不能娴熟地掌握语言，又怎么讨取法国政府的核心阶层的欢

心，获得与国王有密切关系的人们的绝对信任呢？他在巴黎逗留了十三个月，甚至已经开始用法语思考问题了，这迫使他每晚就寝前强迫自己大声用英语自言自语一番。他漫不经心地想，不知菲丝·德斯蒙德女士会如何看待他刚刚养成的这个习惯。菲丝不是喜欢在卧室里聊天的那种人。她是个金发女郎，活泼健美，需要的时候也能做到端庄娴静。她在伦敦城那座漂亮得引人注目的房子里等待着他，年龄一天天地增大，耐心一天天地减少。即使在他几乎磨出老茧的耳朵听来，她最近的通话也很像一则干脆利落的最后通牒。如果他回伦敦仅仅是为了和菲丝·德斯蒙德女士结婚，她的这种口吻便会在她心里产生叛逆情绪，促使他无限期地逗留在这些咖啡馆和花阳伞之中。但是，他考虑到需要出色地完成这项使命——他有生以来级别最高的一项使命——回不回伦敦实际上与菲丝没有很大关系，更不用说和她结婚了。

很快，确实很快，他就将获得成功和成功所带来的一切。也许正是因为他一直充满信心，对成功抱有绝对的把握，才使他为这个小小的挫折感到大为沮丧。差一点……真的，他真的差一点就捉住了法国王室的叛徒，英国情报机构只知道这个人叫“猛虎”，一伙极端危险的信仰专制主义的雇佣兵也只知道他叫“猛虎”，这伙人听从“猛虎”的秘密指挥，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使路易·菲力普血洒王袍。他们第一次企图夺取路易·菲力普的性命是在三年以前，从那以后，维多利亚女王就派外交特使进驻巴黎，专门搜集他们蓄谋已久、阴谋刺杀国王的情报。在一个分裂现象日益严重的大陆上，维多利亚女王最感兴趣的就是让路易·菲力普和他们共同拥有的理想继续存在下去。

情报机构偶然得出一个及其令人不安的推测：“猛虎”，作为大多数谋杀未遂案的幕后指挥，据说是路易·菲力普内阁内

部的某个人物。十三个月来，卢西安以一个英国外交官的身分，使自己融入那个内阁圈子，他差不多可以肯定，那个反叛者就是德梅特里斯·瓦莱特侯爵，巴黎秘密警察的陆军中将，也是国王的首席顾问。

不过单凭感觉是不够的，卢西安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根据多年来为君王服务的经验，他知道单凭感觉不足以把任何人以叛逆罪逮捕。他希望能从这位年轻的同谋者皮埃尔身上得到所需要的证据，皮埃尔是位艺术家，也是位自由主义者，卢西安正在花钱雇他潜入“猛虎”的专制主义分子团伙，他急需卢西安给他的这一笔钱。

皮埃尔端详着自己的两只手，他的手指上沾着斑斑点点的颜料。“也许瓦莱特侯爵不是‘猛虎’。您想，既然他巴不得路易·菲力普赶快死掉，为什么不趁国王熟睡的时候一枪把他结果？他在王宫里出出进进，每天都有很多机会下手。他为什么不行动呢？”

卢西安抬起下颚，目光凝视着另一顶跳动着的阳伞。“皮埃尔，这是因为侯爵所希望的不仅是路易·菲力普的死，他还希望自己当上国王。他绝对不会亲自动手谋杀。他只是以‘猛虎’的名义策划整个阴谋，在老百姓中煽风点火，使怨恨情绪和混乱状态愈演愈烈，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怀疑到是王宫内部的人在策划阴谋。哦，谋杀将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也许是在歌剧院这种众目睽睽的地方。侯爵只是一个清白无辜的旁观者。”卢西安吐了一口气，喝干另一杯加奶的咖啡。他靠回椅背上，用微微眯起的眼睛望着皮埃尔。“侯爵就是‘猛虎’。如果他昨天晚上没有按你预期的那样露面，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麻烦。”他瞥了一眼那块纯金的怀表，朝桌上扔了几枚硬币，然后把椅子往后一推。“现在我该到王宫去了。下星期五再见，

皮埃尔。请尽量准时。”

皮埃尔宽容地耸耸肩膀，咧开嘴巴，露出一个懒洋洋的微笑。“发发慈悲吧，卢西安。我的丽赛，她不愿意我太早从她床上离开。她是这么热烈地想要——”

“够了，”卢西安怒吼一声，“腾”地站起身来，一把抓过搭在椅背上的外套。

“您一人独居的时间太久了，我的朋友。那是您的过错。”

卢西安瞪着面前的年轻人。“也许吧。”他的目光又一次移到街道上，看是否有美丽的妙龄女郎飘然而过。“在没有一举挫败对国王的最凶险的威胁之前，也就是说，在没有抓获‘猛虎’之前，我的生活里不允许有这一类的事情。只有那时，我才能返回伦敦。”

“您在那里有一个女人。”

几乎立刻，卢西安的眉头又习惯性地紧蹙起来，那种不耐烦的、想抽身而去的情绪迅速增长。“在伦敦吗？是的，有一个未婚妻。一个可爱的女人。”

“您并不爱她。”

卢西安用手捋了捋一头桀骜不驯的黑发。“你说什么？……对，我不认为我爱她。那有什么关系！嗨，我对你说这些干什么——”

“真遗憾。”皮埃尔懒洋洋地用一根手指在桌上画着圆圈。“我认为您应该拖延寻找‘猛虎’的进程，推迟回到这位英国女人身边的日期。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这么做了。留在巴黎吧，卢西安。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的某一天，您也会领略这种令人销魂的爱情。”

卢西安沉下脸来，嘴唇扭曲着，突然露出残酷的神情。“我不希望任何人领略这种感情。包括侯爵在内。”他把椅子推

到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出咖啡馆，皮埃尔困惑地凝望着他的背影，半天摸不着头脑。

卢西安在宏伟气派的镀金大门上敲了一记，然后等待着。过了片刻，门被突然打开了。

“卢西安！谢天谢地，您终于来了。”德梅特里斯·瓦莱特侯爵气喘吁吁，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戴着珠宝戒指的手胡乱挥动了一下，把卢西安引进他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坐下。遇到灾难了，没错。纯粹是一场灾难。”

卢西安皱着眉头，在侯爵指定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侯爵在俯瞰美丽的御花园的整面窗墙前踱来踱去。侯爵双手交叉在背后，油亮的黑发在午后的阳光中闪闪发光，他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踱步，研究着脚下的地毯。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因此，令卢西安感到非常不安。他一向知道侯爵有一副冷若冰霜、难以窥测的外壳，即使是在最最微妙、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他也总是深藏不露。卢西安记得，当时他费了很大心思才赢得侯爵的信任，要获取他的友谊就更难了。

卢西安认为有必要说点谎话，他隐晦地提了一下他本人对英国政府拥护的自由主义观念也甚为不满，这时，他才发觉侯爵对他的态度有了一丝缓和。随后，侯爵也几次暗示了他的反感情绪，他黑眼睛里闪动的光芒暴露了他的心思。卢西安从他眼里看到残酷无情的对权利的贪念。但是，侯爵以前从未露出这种万分沮丧的神情。在那一刻，卢西安甚至不敢相信这个人有能力指挥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您说的灾难是什么？”看到侯爵只顾在地毯上踩出一条路来，一边嘴里语无伦次地嘟哝着，卢西安问道。

侯爵猛地停住脚步，睁大眼睛盯着卢西安，嘴唇微微张开着，仿佛感到透不过气来似的，胸膛在一尘不染的酱紫色缎纹西装里明显地起伏着。他紧张地啃着大拇指的指甲。“我得到一个去普鲁士的外交使命，将在那里逗留三个晚上，今晚就得动身。”

卢西安强迫自己露出一个耐心的微笑，心里的疑团更大了。“您以前曾经像这样出访过普鲁士，不是吗？”

侯爵发出一声绝望的嘟囔，猛地回到他的办公桌前，把一份皱巴巴的、显然读过很多遍的巴黎报纸塞给卢西安。“真见鬼，您自己看吧，伙计！”

卢西安瞪着报纸，正是他那天上午在咖啡馆等候皮埃尔时浏览的《新闻界》第一版。他的目光迅速掠过西奥菲尔·马丁尼的大段溢美之词，然后将其他新闻扫视一遍。他克制住蹙起眉头的欲望，抬头望着侯爵，只见他又开始慌乱地踱步，紧张地啃着指甲。

“我的天哪，我该怎么办呢？”侯爵喃喃地说。

卢西安又把整页报纸扫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内容足以导致侯爵这么痛不欲生。“德梅特里斯——”

“现在我不能离开巴黎，……现在不能……既然……”侯爵停住话头，把目光对准窗外。他的声音转为低沉，变成一种痛苦的耳语：“……既然我已经发现了……她。”

“她？”

“就在我们现在谈话的时候，巴黎的每个男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获取她的青睐。昨天晚上，她跳舞结束后，舞台上堆满了花环、鲜花、珠宝、首饰……她简直连步子都迈不开了。读一读吧，卢西安。就连西奥菲尔·马丁尼也没有完全描绘出她的美。演出开始前，我在那间演员休息室里遇见了她。当然喽，